

法国戏剧选

杨宪益 编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丛书名：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作者：杨宪益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7-02-002482-3 / I545.32

出版日期：1998年1月

定价：30.00元

缪塞戏剧

烛 台

人 物

安德烈先生 公证人。
雅克琳 安德烈之妻。
克拉瓦罗什 龙骑兵军官。
福图尼奥 }
朗德利 } 安德烈的文书。
吉约姆 }
一个女仆。
一个园丁。
地 点
一座小城市。

第一幕

第一场

〔一间卧室。〕

〔雅克琳躺在床上。安德烈先生穿着晨衣上。〕

安德烈先生 喂，夫人！哎，雅克琳！喂，雅克琳，天亮了！该起床啦！哎，哎，夫人，醒一醒！喂，喂！快点儿起来，雅克琳！看她睡的！喂，喂，喂；我的夫人！是我，我是安德烈，你的丈夫，我有要紧的事儿，我要和你谈谈。哎，哎，快点起来！呵！雅克琳，你死啦？你要是还不醒来，我就把水罐子扣在你头上啦。

雅克琳 我的好朋友，您有什么事儿啊？

安德烈先生 以我一生的德行起誓，真倒霉。你还在伸懒腰，！你可真懒？睡起来就没头了。你好好听着，我有事要跟你谈谈。昨天晚上，我的文书朗德利……

雅克琳 唉，可是，我的主啊，天还没亮呢。安德烈先生，你无缘无故把我叫醒，你是不是疯啦？你行行好，回去睡觉吧。你是不是病了？

安德烈先生 我没疯，也没病，把你叫醒是有原因的。现在，我要告诉你。你仔细听着，然后回答我的问题。朗德利，我的文书，遇到了这种事；你对他本来就很熟悉喽……

雅克琳 请问，现在几点钟了？

安德烈先生 早晨六点。我说的话，你要仔细听着。这可是一点也不开玩笑，我可没有种兴趣。我的名誉，你的名誉，也许还包括咱俩的性命，所有这些都要看你能不能向我讲清楚。朗德利，我的文书，昨天夜里看见了……

雅克琳 安德烈先生，你要是病了，你就应该早点告诉我。我亲爱的先生！还是得我侍候你，看护你吗？

安德烈先生 跟你说，我的身体非常好。你想不想听我讲？

雅克琳 哦！主啊，你可真吓人。咱家是不是闹贼啦？

安德烈先生 没有，没有闹贼。在床上坐好。请你仔细听着。朗德利，我的文书，刚才把我叫醒，他把派给他夜里干完的活儿交给我。可是他在我的办公室里……

雅克琳 啊！圣母啊，这没错儿，你是不是常去那家咖啡馆，准是在那儿和人家吵架了。

安德烈先生 没有，没有，根本没吵架；我一点事儿都没出。你到底想不想听不听我讲？我是说，朗德利，我的文书，在昨天夜里看见一个人，从你的窗户跳进去了。

雅克琳 看你的样子，我猜你准是赌输了。

安德烈先生 啊！什么，我的妻子，你是不是聋了？你有个情夫对吗？太太，你听清楚了吗？你欺骗了我。就在昨天夜里，有一个人爬进我们的院墙。这是怎么回事儿？

雅克琳 劳驾，请您把百叶窗打开。

安德烈先生 给你打开了。吃完午餐，你再打呵欠行吗？天主保佑，你有的是呵欠打呢。请你当心点儿，雅克琳！我是个好脾气的男人，对你关心备至。我从前跟你父亲是好朋友，你是我妻子，也差不多象是我女儿。我来找你谈之前，就打定主意对你要好言好语。你看，我现在做到了。在责备你之前，我还愿意相信你，你可以为自己辩护，把事情一下子说开。如果你要是回避，那可得小心。我们城里有驻军，天主宽恕我直言，你是不是见过许多龙骑兵。我早就怀疑。你要是不说话，就等于默认。

雅克琳 啊！安德烈先生，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从前爱得要命，可现在都冷淡得要死。你想用漂亮话来掩盖，这办不到！你原先可不是这样子，讲话也不是这种口气，也不会听风就是雨，你不听我解释就斥责我。我们两年和睦相爱的幸福生活，不应该听到一句流言，就烟消云散

了。怎么！你嫉妒了，你想找我的岔儿。我知道你早就对我没感情了，冷淡了，让嫉妒占据了你的心。事情再清楚有什么用？在你的眼中，天真无邪就是罪过。既然你难为我，就是不爱我了。

安德烈先生 好啦，雅克琳，问题不在这里。朗德利，我的文书，在昨天夜里看见了一个男人……

雅克琳 哎呀！主啊，我早就听清楚啦，跟我唠叨起来没完了。你把我当成没有开化的傻子啦？我可真受不了。

安德烈先生 你干吗不回答我呢？

雅克琳 （哭泣）主啊，我的命多苦啊！以后我可怎么办啊？我算明白了，你想要置我于死地。你愿意怎么处置我，就怎么处置吧！你是男人，我是女人，权力在你的一边。我只好认命了。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你随便找个什么借口，就来对我耍威风。没别的办法我只有离开这儿了，带着我的女儿，到修道院去；如果可能，就到沙漠中去。对过去的记忆，我也一起全都带走，让这记忆深深地埋在我的心底。

安德烈先生 我的妻子，我的妻子，看在对天主和圣徒的爱上，你不要再耍弄我吧？

雅克琳 啊！照这么说，是真的啦，安德烈先生，你的说话可是当真吗？

安德烈先生 我说的话可当真？哼！我的忍让是有限度的，我真想马上把你送到法院去。

雅克琳 你，想送我上法院？

安德烈先生 我，送你上法院。碰到你这样一头驽驴，真快把人气死。从来没想到你会固执到这种地步。

雅克琳 （跳下床）你看见一个人从窗户进来啦？你是亲眼看见他了吗，先生，是真的吗？

安德烈先生 我没有亲眼看见。

雅克琳 你没有亲眼看见，就想送我上法院吗？

安德烈先生 对，我对天发誓，你若是不好好回答，我就送你上法院。

雅克琳 安德烈先生，有一件事儿，是我的外祖母小的时候听她母亲说的。你应该明白？丈夫相信他的妻子时，如果有什么恶言中伤，他自己知道就算了。当他心里有把握时候，就没必要同他妻子对证。假如他有怀疑，那就消除掉。假如他缺乏证据，那就要一声不响。假如不能证明自己对，那他自己就是错的。好啦，走，咱们出去吧。

安德烈先生 难道您就是这样对待这件事？

雅克琳 对，就是这样。走吧，我跟你一起去。

安德烈先生 大清早儿起来，你让我上哪儿去呀？

雅克琳 上法院。

安德烈先生 可是，雅克琳……

雅克琳 走哇，走哇，谁叫你拿大话压人，不能说了不算数。

安德烈先生 算啦，你看你，头脑冷静一点嘛。

雅克琳 不，不，你想要送我上法院，我现在就去。

安德烈先生 到了那里，你打算拿什么话为自己辩护呢？你现在就说给我听听。

雅克琳 不说，在这儿我一句也不想说。

安德烈先生 这是为什么呀？

雅克琳 因为我要到法院去说。

安德烈先生 你真快把我气疯啦，我好象是在作梦。永恒的上帝，造物主啊！我非得气病一场不可。为什么？竟有这种事儿？我躺在床上，睡觉，墙壁可以作证，我睡得很安稳。朗德利，我的文书，一个十六岁的孩子，生来就没说过任何人的坏话，是个非常老实的孩子，他夜里抄写了一份财产清单，忽然看见一个人从窗户进来。他告诉了我。我穿上衣服，过来找你，我对你和和气气，只求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儿，想不到你就骂起我来了，还说我暴跳如雷！你甚至还跳下床来，要掐我的脖子！

不，这太过分了。你把我气的，就连最普通的加法就算不了。雅克琳，我的好妻子！你就是这样对待我吗！

雅克琳 别说啦，别说啦，我看你真是个窝囊废！

安德烈先生 可是，不管怎么说，我亲爱的小宝贝，你回答我的话，又有什么关系呢？你以为我会认为你真的欺骗了我吗？唉，主啊，只要你说句话就行啦。你干吗不愿意讲呢？也许是个小偷爬进我们的窗户。这个地方并不安全，我们最好搬家。我的小美人儿，我的心肝宝贝儿，我特别讨厌那些大兵。不管我们是散步，还是看戏，参加舞会，或是呆在家里，那些人寸步不离，我想凑到你跟前说句话，不是碰到他们的肩章，要不然就是被他们的马刀绊住。他们那样随便，天晓得他们会不会爬我们的窗户？我看得出来，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们那些人无恶不作，并不是你让他们这样干，好啦，你看你，请把手伸给我。雅克琳，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雅克琳 当然生你的气啦。你吓唬我，还要送到上法院！我母亲若是知道了，准会给你好脸儿看的！

安德烈先生 喂！我的太太，不要告诉她。咱俩偶尔拌几句嘴，何必告诉别人呢？拌几句嘴，不过就象几朵浮云，一阵风就会过去。浮云过后，天空会显得更宁静，更明朗。

雅克琳 好吧，咱们一言为定。

安德烈先生 你爱我，难道我还不知道？你说什么，我就信什么？这两年，雅克琳，已经作出了全部证明，你是完全属于我的吗？朗德利说的那扇窗户，不光通过你的房间，跳过窗户，穿过走廊，就能到果园。也许是我们的邻居比埃尔先生溜进去，在果林里偷果子，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算了，算了。今天晚上，我让园丁看着，在路上设几个陷阱。明天早上咱俩一定会很开心。

雅克琳 我累了。我睡得正香，就是怪你给叫醒了。

安德烈先生 你快睡吧，我的小美人儿，我走啦。好啦，回头

见，别再想这件事儿啦。你看，我的宝贝，你的房间，我一处也没翻，一个衣柜也没打开。我相信你的话。我不该怀疑你，算是错怪你了，知道你是无辜的，出了这件事儿，我觉得更爱你了。这一切，我呆会儿就会弥补上。我们到乡下去玩玩，我给你买件礼物。再见，我过会儿再来看你。

〔安德烈先生下。房中只剩下雅克琳，她打开衣柜，克拉瓦罗什上尉蹲在里边。〕

克拉瓦罗什 （从衣柜出来）哎哟！

雅克琳 快点，赶紧出去！我丈夫疑心了。已经有人看见你了，但是没认出来，你不要再来了。刚才你在里边好受吗？

克拉瓦罗什 我觉得舒服极啦。

雅克琳 时间紧迫，不能再耽误了。咱们怎么办哪？咱们既要约会，又要避开别人的耳目。想什么办法呢？园丁今天晚上守在那儿，看来我的贴身女仆也靠不住。这儿不行，咱们到别处去吧。在这个小地方，什么也瞒不住。看你身上全是灰尘，走路好象也瘸了。

克拉瓦罗什 我的膝盖和脑袋都木了，马刀把儿也好象插到肋条里了。呸，呸！你看我这模样，就象从磨房里出来似的。

雅克琳 你回营房后，把我的信全烧了。信要是叫别人看到，我就全完啦，我母亲就会把我送进修道院。朗德利，一个文书，他看见你进来了；我要让他走着瞧。怎么办要想个什么办法呢？你倒是说呀！你的脸色怎么象死人一样苍白。

克拉瓦罗什 你关柜门的时候，我没有蹲合适，在里边蜷了一个钟头，就好象一个稀有生物的标本泡在酒精瓶里一样。

雅克琳 唉，你快说，到底怎么办哪？

克拉瓦罗什 好！这事再容易不过了。

雅克琳 怎么容易啊？

克拉瓦罗什 我也说不清，不过，这容易得很。你以为，我是头一回经历这种事儿吗？我快要累死了，给我杯水。

雅克琳 要我看，咱们还是到庄园去相会。

克拉瓦罗什 这些丈夫，他们睡醒的时候，真是碍事的畜生！看我的军服，揉成这个样子，这下检阅的时候可好看啦！（喝水）你这儿有刷子吗？见鬼，里面这么大灰尘，我使劲憋着，才没打喷嚏啊！

雅克琳 给你，这是我的梳妆匣，用什么，自己拿吧。

克拉瓦罗什 （刷着头发）干吗非得到庄园去呢？不管怎么说，你丈夫还算挺和善。他是常常这样夜里撞进来吗？

雅克琳 谢天谢地，不常这样！你看我现在还发抖呢。不过，你要考虑，现在，他起了疑心，不会猜到别人，准会猜到你头上。

克拉瓦罗什 为什么会猜到我？

雅克琳 为什么？可是……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可能会这样。这样说吧，克拉瓦罗什，事情的真相，是一件非常奇特的事儿，有点象鬼魂一样，虽然摸不着，却能够预感到。

克拉瓦罗什 （整理服装）唔！过去老辈的人和初审法官都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们的说法大体上有一定道理，因为，没暴露的事情别人就不知道。如果别人不知道，也就不存在。我这话好象是胡说八道。你仔细想一想，会觉得就是这么回事儿。

雅克琳 随你怎么说吧。我的双手现在还发抖呢。坏事没干多少，我却要活活吓坏了。

克拉瓦罗什 别急呀！咱们一定会圆满解决的。

雅克琳 怎么办哪？你倒是说呀，天都要亮啦。

克拉瓦罗什 唉！天哪，看你慌成什么样子！你这么一慌神儿，到真象天使一样好看。咱们想想看，你坐下，咱俩一块儿商量商量。我的衣服穿好了，差不多可以见人了。你

的衣柜真无情！充当你的衣服，呆在里边可真难受。

雅克琳 快别说笑话了，我听了直哆嗦。

克拉瓦罗什 好吧！亲爱的，你听我说，我要告诉你我的道德原则是什么。如果在我前进的路上，碰到叫做嫉妒的丈夫这样一头野兽……

雅克琳 啊！克拉瓦罗什，请您对我顾全一点！

克拉瓦罗什 我是不是冒犯你啦？（吻她）

雅克琳 至少，说话声音要轻点。

克拉瓦罗什 想要避免麻烦，只三种有效的办法。第一，就是分手。可是，这种办法，不大合我们的心愿。

雅克琳 你真让我担心极了。

克拉瓦罗什 第二种，可能是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用理他，必要的时候……

雅克琳 怎么样？

克拉瓦罗什 不行，看来第二种也行不能。你丈夫是一个耍笔杆子的，我的剑出不了鞘，所以不能跟他决斗。现在只有第三种办法了，就是找一支“烛台”。

雅克琳 找一支烛台？你这是什么意思？

克拉瓦罗什 专门有一类献殷勤的小白脸儿，这在我们骑兵团里就这么叫。这种人物就是用得着他时，就替人拿着披肩或雨伞；一位夫人如果从座位站起来去跳舞，他就会一本正经地坐到她的椅子上，一边无弄她的扇子，一边盯着人群，忧郁的眼光不离她的左右；这位夫人若是想离开剧院包厢，他就马上上前搀扶；这位夫人刚喝完酒，他就洋洋得意地接过杯子，轻轻放到旁边的桌子上；他白天陪这位夫人散步，晚上给这位夫人读小说，总是在他身边转来转去，没话儿找话儿，在她耳边叽叽咕咕；若是有人称赞那位夫人，他就骄傲地扬起头；若是有人想侮辱她，他就同人家决斗。双人沙发上边如果缺个靠垫，他就急忙跑过去，把靠垫找来。这是因为，他既熟

悉她家的房间，也熟悉她家的十口，不用拿着蜡烛就能在走廊穿来穿去，他好像是她的一件家具。晚上，他陪着老太太们玩牌；由于他即有手腕，又很圆滑，使她的丈夫上了当，很快就引起了她丈夫的反感。如果哪里有舞会欢庆，他的美人儿想要去，他天一亮就刮好脸，从中午就赶到会场，或者在马路上等着，并且用手套占好座位。您要是问他，他为什么要紧紧追随，形影不离；他自己也糊里糊涂，说不清，道不明。如果，那位夫人有时冲他微微一笑，或者在跳舞时，把手指悄悄伸给他，他就多情地紧紧握住。但是，他不过象那些没有实权的朝臣，只能参加一些庆典，却进不了御前会议，那里没有他们的份儿。总之，他只能得到一点儿表面的顾盼，而得不到真正的实惠。他在女人身上所得到的，是人所共知的。而真正希望追求的东西，他却是一无所获。在这个听人摆布的模特儿后面，隐蔽着神秘的幸运儿；他就像一架屏风，把暗地里发生的一切都遮挡住。丈夫若生嫉妒，便是对他而发。别人议论纷纷，那是指他而言。如果哪天夜里，仆人若是听到主母的房中夜里有脚步声，清晨起来已经把他赶出大门。大家都在监视他。他写的信，充满了敬意和深情，全被主人的岳母拆开。他徘徊郁闷，自寻烦恼，无人过问，这就是他的任务。通过这种办法，谨晓慎微的情夫和那位贞洁的女友，藏在严严实实的帷幕后面，既嘲笑他，也嘲笑所有怀疑他的人。

雅克琳 我虽然不想笑，却忍不住要笑出来。这样的人物，为什么送给他一个“烛台”这样的怪名呢？

克拉瓦罗什 唔！那是因为他高举着这位夫人的贞……

雅克琳 甭说了，甭说了，我听明白了。

克拉瓦罗什 亲爱的，想想看，在你所有的朋友中间，能否找到这样一个好心人，能担当这个重要角色呢？说真的，他

扮演这个角色是有很多甜头的。想想看，把这事儿记在心上。(看表) 七点啦！我得走啦。这周是我的值日官。

雅克琳 可是，克拉瓦罗什，说实在的，这儿我谁都不认识。况且，这种骗人的事儿，我真不忍心干。怎么！玩弄一个年轻人，把他引诱到身边，让他满怀希望，也许干脆让他产生了爱情，就这样玩笑他，看着他痛苦？你让我做的这些，是一种不择手段的圈套。

克拉瓦罗什 那你情愿让我失掉你吗？我们目前陷入困境，你难道还看不出来吗？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转移视线，使他不再怀疑我们。

雅克琳 为什么要让疑心落到别人头上呢？

克拉瓦罗什 嗨！就是使疑心落地呀。亲爱的，疑心，一个嫉妒丈夫的疑心，不能象鸟一样，在空中飞翔。他的疑心早晚要停留下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它搭个窝。

雅克琳 不行，我真干不了。这样干，我的名声不是真的要败坏啦？

克拉瓦罗什 这不是开玩笑吗？到了对证的时候，你不是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吗？一个追求者，并不等于是情夫。

雅克琳 好吧！... ..可是，这样仓促，你要我找哪一个呢？给我指定一个吧。

克拉瓦罗什 (走到窗口) 你看！院子里那棵树下，坐着三个年轻人，他们都是你丈夫的文书。三个中间，任你自己挑一个。等我下回来的时候，一定得让他们中的一个狂热地爱上你。

雅克琳 那怎么可能呢？我从来没和他们说过话。

克拉瓦罗什 你不是夏娃的女儿吗？好啦，雅克琳，答应我吧。

雅克琳 别指望我，我可干不了。

克拉瓦罗什 咱们就说好啦，我谢谢你啦。再见吧，畏首畏尾的金发女郎。你聪明、年轻、美丽，而且，还是那么... ..多情。我说的对吗？夫人？动手干吧！撒开网！

雅克琳 克拉瓦罗什，你真有胆量。

克拉瓦罗什 骄傲而大胆。能得到你的欢心，我感到非常骄傲；为了保护你，我必须要胆大。

〔克拉瓦罗什下。〕

第二场

〔一个小花园〕

〔福图尼奥、朗德利和吉约姆坐着。〕

福图尼奥 真的，这事儿确实有些古怪。

朗德利 你可不要向外乱讲啊，传出去，东家一定会把我赶出大门。

福图尼奥 很离奇，也令人感叹。对，无论他是谁，总是个幸福的人。

朗德利 答应我，你什么也别讲。安德烈先生让我发过誓的。

吉约姆 对邻居、国王和女人，千万不能多嘴。

福图尼奥 会有这种事儿！我听了，心就狂跳不止。朗德利，你真的看到啦？

朗德利 好啦，别再问啦。

福图尼奥 你听见了悄悄的脚步声？

朗德利 在墙外面，轻手轻脚地走。

福图尼奥 还轻轻地敲窗户？

朗德利 就象踩到一粒砂子的响声。

福图尼奥 然后，一个男人的身影，穿过角门，出现在墙上？

朗德利 就象个幽灵，身上披着斗篷。

福图尼奥 用一只手拉开门闩？

朗德利 那手象树叶一样在颤抖。

福图尼奥 走廊里有烛光，然后就是亲吻，而后脚步声就走远了
吗？

朗德利 然后就没声音了，窗帘拉起来，烛光也熄灭了。

福图尼奥 我要是你，无论如何也得守到天亮。

吉约姆 你爱上雅克琳上吧。你要是守一夜，可就扮演了个漂亮角色。

福图尼奥 吉约姆，我对天主发誓，在雅克琳面前，我从没有抬起过眼睛，爱她，我可不敢妄想，就是在梦中都不敢。我只在舞会上见到她一次。我的手没有碰过她的手；她的嘴唇从未张开对我讲过话。她干什么，想什么，我向来一无所知。我只知道她每天下午在这儿走过，我往玻璃上哈气，把玻璃擦亮，好看她在小路上散步。

吉约姆 你若是不爱雅克琳，为什么还要守到天亮呢？朗德利做得就是恰到好处：他一五一拾告诉了我们的东家安德烈先生。

福图尼奥 朗德利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愿罗密欧能够得到朱丽叶！我愿意变成晨鸟儿，清早来为他们报警。

吉约姆 你这不是胡闹吗？雅克琳有个情夫，对你有什么便宜？这人肯定是个驻防军官。

福图尼奥 我要是在办公室里该多好；我若是都能看到该多好啊！

吉约姆 天主保佑！书店老板用小说把你给教坏了。你这样胡思乱想，有什么用处呢？没见过世面。你是不是也想碰碰运气吧？嗯？对，先生大概认为，有那么一天，雅克琳会想到你。可怜的年轻人！这些在外省生活的漂亮太太，你不太了解。咱们这种人，穿着黑袍子，不过是些小人物，也只能配那些裁缝工。这些太太，只有红色军裤才合她们的心意。她们一旦下水，军队换防有什么关系？所有当兵的都一样，爱上一个，也可以爱上一百个。不过是军服的卷边换换颜色，黄边换成绿边或者白边。除此以外，她们重新接待的人，翘起的髭须不都是一个样？保镖似的言谈举止，还不是一个样？语言乏味，毫无风趣，只会寻欢作乐，还不是一个样？他们都是一个模子做出来的，这些太太们根本就分不清谁是

谁。

福图尼奥 我和你无话可说。你一到节日和星期天，就去看人家玩滚球游戏。

吉约姆 你哪？一个人对着窗口，拿着紫罗兰，把鼻子埋在花里。你我有多大区别呀！你这样异想天开，快变成精神病了，该捆起来送疯人院啦！行啦，回去吧。你还在想什么呢？该干活了。

福图尼奥 我真希望在昨天夜里，是和朗德利一起呆在办公室里。

〔三人下。雅克琳和她的女仆上。〕

雅克琳 今年李子肯定个头大，这果树长得真好。往这边走走，我们就坐在这条凳子上吧。

女 仆 太太不怕风啦，今天早晨真够凉的。

雅克琳 真的，我住在这里两年了，到花园这个角落来，好象还不到两回。你瞧这棵忍冬；这些架子搭得挺不错，铁线莲正好能往上爬。

女 仆 太太没戴帽子，就非要下来。

雅克琳 你既然在这儿，就请告诉我，在楼下大厅里的那几个年轻人是谁？如果我没搞错？我觉得他们一直在盯着我们呢，他们刚才还在这儿来着。

女 仆 太太没见过他们吗？他们是安德烈先生的文书。

雅克琳 啊！你认识他们吗，玛德珑？提起他们，你好象脸就红了。

女 仆 是吗，太太！我干吗脸红呢？我每天看见他们，所以认识。我是说，天天看得见，认识不认识，我可说不清。

雅克琳 好啦，别不承认，你脸红了。话又说回来，你为何要辩解呢？照我现在的判断，那几个年轻人还不错。说说看，你喜欢哪一个呀？把你的心里话说出一点儿，告诉我吧。玛德珑，你是个美丽的姑娘，有些小伙子追求你，有什么不好呢？

- 女 仆 我并没说有什么不好。那些年轻人并不寒酸，他们的家庭也还体面。其中有个黄头发的小伙子，他走在大街上向姑娘们脱帽，姑娘们可不会不理他。
- 雅克琳 （走近住宅）哪个？是留髭须的那个吗？
- 女 仆 噯！不是，他是朗德利先生，又瘦又高，嘴还很笨。
- 雅克琳 是正在写字的那个吗？
- 雅克琳 不对，不对，他是吉约姆先生，一个稳重的小伙子，很守规矩。但是，他的头发不大鬃曲。星期天，他跳舞的时候，头发可真难看。
- 雅克琳 刚才你说的是谁呀？我看，办公室里就有他俩，没别人了。
- 女 仆 那个呆在窗户旁边的青年人，身上穿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您看见了吗？您看，俯身窗台上，他就叫小福图尼奥。
- 雅克琳 啊哈，现在我看清楚了。是啊，看他鬓角梳的样子，他那张单纯稚气的脸蛋儿，看来人儿是不错。你可得小心哪，玛德珑，那些天使能让姑娘们堕落。那位蓝眼睛的小伙子，他追求小户人家的姑娘吗？唉！玛德珑，不能只为这个，你就低下眼睛，表示不理睬人的样子。真的，你挑的还可以。你说的这个，他的嘴不笨吧？他会跳舞吗？
- 女 仆 太太，恕我直言，假如我认为他在这儿有了意中人，也绝不会是佣人之流。您每天在果树林里散步的时候，要是回头瞧瞧，就会经常发现，他又着胳膊，笔夹在耳朵上，两眼发直地看着您。
- 雅克琳 姑娘，你别开玩笑？你想没想是对谁讲话吗？
- 女 仆 狗都可以看主教，有人说，主教并不会因此发火。那个小伙一点也不笨，他父亲很有钱，是一位珠宝商人。我觉得，看人家走路，也并非有侮辱人的意思。
- 雅克琳 谁告诉你，他是在看我？我想，他没有对你交底吧？